



人才摇篮丛书

B型·写作系列

写作与创造思维



人才摇篮丛书—B型·写作系列

写作与创造思维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人才摇篮丛书—B型·写作系列

写作与创造思维

蒋 浩 成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3.5 印张 70 千字 1990年 6月第1版
1990年 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 定价：1.05元

ISBN 7-5376-0 535 -1/G · 350

序

金 梅

不象通常工艺品的制作，只要严格地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流程，加上熟练的操作，就能生产出符合规范的产品来。写作，尤其是多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程式供你受用。所以说，工艺品的制作常常可以父子相继、师徒传授，而即使是写作上的铁笔圣手，也很少听说他们都培养出了青胜于蓝的后生晚辈。

这倒不是说，写作上就无普遍性的规律可以遵循了。也有的。

比如说，文学创作是确实需要一定的天赋的，但先天性的因子，如若不与个人的生活实践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实践相结合，不以后者去加以触发，加以充实，加以完善，那也只能停留于想入非非、天马行空罢了。

再比如说，人类始初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不

论矣（那是属于原始的、粗野的和不自觉的东西），而文学艺术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水准上，如若有谁既想写出超越于前代的作品，却又要拒绝从一切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借鉴和吸收，则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是说，谁想学习写作，就需要阅读大量的优秀之作。俗话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会吟，则是会作的征兆。

又比如说，尽管文无定法，但法可已出。只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磨炼、总结，就会从不自觉中逐渐自觉起来。不必把写作看得过于神秘了，持之以恒，矢志不移，多读加多写，总有一天，你会心手相应，心到手到的。

还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大作家都讲到过，真诚是写作的起码条件。唯有真诚，才能真实，真实才能取信于人、取信于世。无病呻吟，文过饰非，只能造成虚假的文字；而文字上一旦虚假，比沉默无言更有害。所以又说，学习写作，首先就要树立起对己、对人、对事，都能以真诚出之的品格。

如此等等，这是就大而言之。而在把握了这些大的方面之后，对前辈们在摸索、磨炼中积累起来的一些具体经验、具体方法，就可以从参考、借鉴的角度上加以留意了。正是出于这后一方面的考虑，天津写作学会的几位同志，在市社联的支持下，分头撰写了这套《写作系列》。

丛书的作者们，在行文中力求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知识性与学术性相兼顾；在介绍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经验时，又试图展现出某些新观念和新方法。在丛书的读者对象上，也是有所设想的：希望能引起有志于写作的中学高年级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一般读者的兴趣。

1988年12月26日于天津

目 录

序.....	金梅 (1)
创造思维——一个有待开发的写作	
认识领域.....	(1)
一、“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	
——谈直觉	(9)
二、“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谈灵感.....	(19)
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谈想象.....	(34)
四、让“心灵始终飞翔在高空”	
——再谈想象.....	(51)
五、“假作真时真亦假”	
——谈虚构.....	(64)
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谈创见.....	(77)
七、创造“灵性”的培养.....	(89)

创造思维——一个有待

开发的写作认识领域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作者，哥伦比亚著名作家，一九八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原委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很多年来，我一直想把有关父母的爱情经历诉诸笔墨，但却老是不知如何着手。一天，一种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的神奇联想发生了，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一起来到了我的脑子里。于是，父母年轻时的爱情经历与那桩真实的美国恋人的故事（指作者早年曾在墨西哥一张报纸上看到的一篇关于两个年迈的美国恋人遭劫被杀的报道）合而为一了……”这里他所说的“神奇的联想”，就是突然萌发于心的创作灵感，它不期而至，象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长期潜藏在作者心中的创作素材，使它们各显各的面目，各找各的位置，并互相融会、交织、组合，而后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作者头脑中。它的出现

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灵感思维只是写作中较常见的几种思维形式中的一种，此外，如直觉、想象、虚构、创见等都属创造思维的范畴。写作，从本质上说，就是人们运用书面语言记录下自己的思想成果，而思想的可贵品质是它富有创造性。所以，我们要想探索写作的奥秘，掌握写作规律，绝不能只研究文章的遣词造句、章法技巧等外部表现形式，首先要好好研究认识主体内在的思维活动规律，尤其是创造思维活动的规律，很好地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

人类从事写作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仓颉发明文字的时候起，书面文字便成了人们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沟通感情的有力工具。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斑驳陆离的奇思妙想，都能展现于字里行间，而且常比现实世界更为悦人耳目，更富有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这实在是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迹。而富有戏剧性的是，人们以卓越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这种奇迹，却又说不清这种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其实，想揭开写作奥秘的，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不乏其人；但是任何天才的思想家都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尽管不少有识之士都进行了一些富有开创性的研究，但其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或多或少的神秘色彩或朦胧色彩。

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在他的《文艺对话录·伊安篇》里就借苏格拉底之口对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灵感思维作了这样的论述：

诗神……给人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创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

显然，柏拉图对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思维的论证是不科学的。他发现了灵感思维这种独特的思维现象，而对灵感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却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想在诗人这个认识主体之外，找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诗神”（或“神力”、“神的诏语”），把它看作灵感产生的源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给本来极富创造活力的认识主体的一种特殊功能——灵感思维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使它变成了一种虚无飘渺的不可知的东西。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杰出的文论家刘勰在探索写作中的思维现象时，倒提出了比柏拉图高明得多的见解。他说：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

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悖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文心雕龙·神思》）

刘勰所说的“神”与柏拉图所说的“神”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它不是指那种超自然的虚幻的力量，而是指人的精神。刘勰认为，各种奇特的文思都是作者这一认识主体的内在的神（心灵）与身外的客观事物相撞击、相汇合的产物。文思产生的条件，一靠心静意纯（思想集中）；二靠平日有丰富的知识积累、生活积累、思想见识积累；三靠善于开动脑筋、展开联想和想象。刘勰的贡献在于，他已把文思（实为创造思维）看作认识主体一种独特功能来加以研究。当然他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浅层的。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从生理、心理、意识等更深的层次去探讨、揭示创造思维活动的全部奥秘。

当然，要完全揭开这些奥秘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了解大脑的构造、机制、功能及运动规律并不像了解一只苹果或一台机器那么简单。不过，近几十年来，新兴的脑科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果已为最终揭开思维活动的全部奥秘

展示了光辉的前景，一向被人视为“黑箱”的大脑正逐渐露出它的真面目，一向被人视为不可知的思维活动也正被逐渐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科学实验证明，人的创造思维活动并不是靠“神”或“神力”、“神的诏语”的指引，而是靠人类所具有的特殊物质实体——“大脑”来完成的。大脑由包含四十多种生物化学物质的脑细胞（又称“神经元”）组成。据科学家分析，一般人的大脑约有脑细胞一百亿到一百四十亿个，可分为一百五十种类型，各脑细胞之间通过“突触”建立起复杂的联结网络，它们的联系不是杂乱的，而是组成一个个块、部、区，各司其职，大脑的心理功能、思维功能都是通过这一复杂的结构系统来完成的。在受到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相应部位的神经元便作出兴奋、抑制、调节、接通、传导等反射反应，进而产生感觉、知觉、表象、记忆、联想、分析、综合等心理和思维活动。创造思维则是上述心理、思维活动的最佳终极成果。

一个人创造思维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脑功能的优劣。而脑功能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遗传的、生理的基因，是先天的因素；通过生活、学习和工作实践所获得的知识积累和脑功能锻炼，是后天的因素。二者相辅相成，互得益彰，形成人们洞幽烛微、标新立异的创造才能。

先天的、生理的因素，是创造才能产生的基础。人的创造才能必然因各人脑细胞素质的差异而各不相同，有的聪慧，有的愚钝，有的平平，这是先天形成的不容否定的现实。过去我们有一种理论，根本不承认人与人之间这种天赋的自然差异，认为一切聪明才智都是人后天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是否定了作为物质实体而存在的大脑之间的差异性这一客观事实。法国心理学家比纳和西蒙创造了测定人的“智商”的方法，他们编定了一系列“量表”来先测出人的“智龄”，然后按“ $\text{智龄} \div \text{实足年龄} \times 100 = \text{智商}$ ”的公式推算出标志人的智商高低的数字，并规定120以上者算作“聪明”人，80以下者算作“愚蠢”人。这种办法测定的智商主要反映人的脑力的先天差别。

虽然人有“智商”的不同是客观事实，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具备发展智能的脑力条件。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伊曼曾推算，如果把每个神经元当作一个记忆元件，一般人大约有一百亿到一百四十亿个神经元，而神经元每秒钟接受的信息量是十四比特，那么一个人毕生的总记忆储量可达 2.8×10^{20} 比特，这个储量相当于藏书近二千万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信息储量的三至四倍。实际上，一般人都未能“物尽其用”，已使用的储量只占所具有的储量的很微小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都还有非常广阔的

大片“脑力荒原”有待开发利用。

怎样才能使人的天赋的脑力荒原得到开发利用，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聪明才智呢？这就有赖于后天的努力，后天的锻炼和培养。纵观人类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确有许多出类拔萃的英才早在青少年乃至童年时代就崭露出了超人的聪颖，如茅盾学生时代就能大量记诵诗文，像《红楼梦》这样的别人无法逐字背诵的小说他都能背诵如流，意大利诗人但丁九岁能赋诗，法国哲学家孔德十三岁写出震惊学术界的论文，所以成年之后，经过他们再接再厉的刻苦努力，终于大有建树，成为某一文化领域的蜚声宇内的皎皎者。但是并非所有的“神童”后来都发展成了成就卓著的“英杰”，古今中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者大有人在，王安石的一篇《伤仲永》便是一曲痛惜神童夭折的哀歌。仲永后来变成一个庸人，并非先天条件不好，而是后天努力不够所致，是那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父亲不知爱才，不善育才，才断送了这位“神童”。

人有了优良的天赋脑力条件，就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来强化自己的大脑思维功能。如果把人的大脑比作一座工厂，那么经验、知识有如思想的原材料，大脑的思维功能就是将这些原材料加工制作成产品的机器设备、工艺技术。所以，发展创造才能的关键是强化大脑的思维功

能。强化大脑思维功能没有别的捷径可走，成功的道路只有两条：学习和实践。历史上许多在写作上著述浩繁的人，除了天资聪明这个条件之外，成功的奥秘在于，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知识的田野里辛勤耕作，在人生的征途中苦苦探寻，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实践锻炼发展了大脑的思维功能，为他们写作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但这决不意味着创造才能的发展只能全靠人们在漫长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盲人骑瞎马般地去苦苦探索。尽管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的运动轨迹是无形的、潜秘的、复杂的，认识它要比认识其他事物复杂得多，但是，难以认识并不等于不能认识，它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复杂事物一样，不管它们怎么变化万千，神秘莫测，难以捉摸，它总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可循。现在很多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这说明，人类完全有能力逐步揭开创造思维运动规律的隐秘。

本书想就写作中常见的几种创作思维形式作一些初步探讨。我们将要着重讨论的问题是：直觉思维有什么特征，它在写作中的作用是什么？灵感是怎么产生的，其萌发、形成的过程如何？想象是怎么回事，它有哪些基本形式？什么是虚构，虚构有无规律可循？如何促使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从而获得创见？究竟有没有创造“灵性”，构成创造灵性的心理品质是什么？

一、“对经验的共鸣 的理解”

——谈直觉

写作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作者在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之后，便乘兴之所至挥笔写成诗文，然而一经发表被人们品长论短，其中许多意见为作者所始料莫及。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在所难免，但一些十分深刻而中肯的意见也是作者在读了这些评论文章之后才“大彻大悟”的。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作者在提笔写文章的时候对其写作的内容并没作较多的透彻的理性思考，而是凭某些感性经验对事物作出直觉的判断。也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他们主要想的是哪些东西该写，哪些东西不该写，而不大去想为什么这些东西该写。即使构思的时候也曾有过一些理性分析的因素起作用，但一般也是较为朦胧、较为混沌的，并没有达到高度的“理性抽象”的境地。凭丰富的感性经验作出直觉判断，这是人们进行各种创造思维活动

所凭藉的思维形式之一，自然，也是写作中最常用、最重要的一种基本思维方法。

什么叫直觉？爱因斯坦说，直觉是“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他的这一精辟见解为我们揭示了直觉思维的本质特征，对我们认识这一思维形式的规律是大有裨益的。他强调“对经验的共鸣”，就是强调直觉思维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从已获得的某些事物的个性印象去认识与之相应的其他事物的个性特征。这样，人对事物的认识仍停留在经验——感性的阶段，而没有通过逻辑思维的手段，借概念、判断、分析、归纳、概括、推理等方法实现对众多事物的抽象概括——对共性的把握。逻辑思维自有逻辑思维的优点和长处，它可以通过分析、综合，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过程或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过程，把握事物的共同属性、本质特征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但是，由于逻辑思维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它要求认识沿一定的逻辑轨道按程序一步一步地发展，因此，极易使思维循规蹈矩，丧失其创造的活力。而直觉思维则不然，由于它是非逻辑的，因而它能以发散性、多维性、立体性的形式展开，在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过去，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之所以出现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不良倾向，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过分强调了